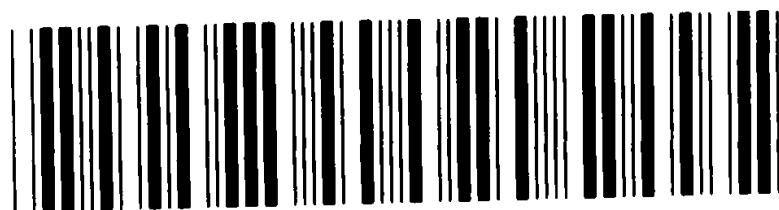


清都散客二種

清都散客二種

中華書局聚
珍做宋版印



北师大图 B2352509

清都散客二種小引

清都散客者。高邑趙南星之別署。南星字夢白。號
濟鶴。萬歷二年舉進士。除汝寧判官。尋遷戶部主
事。調吏部考功。歷文選員外郎。以疏陳四大害。觸
時忌。乞歸。萬歷中。再起爲考功郎中。主京察要路。
私人貶斥殆盡。遂被嚴旨落職。光宗立。起爲太常
少卿。繼遷左都御史。天啟初。任吏部尚書。終以進
賢嫉惡。忤魏忠賢。削籍戍代州。天啟七年卒。南星
籍東林。與鄒元標。顧憲成。世稱三君。所作有笑贊。
芳茹園樂府。尤侗云。高邑趙濟鶴冢宰。一代正人
也。予於梁宗伯處。見其所作填歌曲。乃雜取村謠
里諺。耍弄打諢。以洩其骯髒不平之氣。所謂雜取

笑

贊

小引

一中華書局聚

村謠里諺者樂府如是笑贊亦如是此其所以不
重於士夫而轉流播於里巷歟爰合二種刊以行
世甲戌正月盧前引

清都散笑贊題詞

書傳之所紀。目前之所見。不_二乏可笑者。世所傳笑

談。乃其影子耳。時或_一是此字疑及。為之解頤。此孤

居無聊之一助也。然亦可以談名理。可以通世故。

舒文者。能知其解。其為機鋒之助。良非淺鮮。

漫錄七十二則。各為之贊之。案此字譌笑贊云。

珍做宋版印

清都散客
笑贊

清都散客述

盧冀野校訂

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一儒生曰：乃泰杭耳。其人曰：我親到山下見□碑也。相爭不決。曰：我二人賭一東道。某學究識字多。試往問之。及見學究問之。學究曰：是代形也。輸東道者□之。學究曰：你雖輸一東道。却教他識一生別字。

贊曰：學究之存心忍矣哉。使人終身不知太行山。又謂天下人皆不識字。雖然與之言。必不信也。蓋彼已見其碑矣。

嘉靖中。一進士初仕推官。性極執拗。□□賈島推

笑

贊

中華書局聚

敲之字作吹敲或告之曰。□□□疑闕此字二字是顏字音。

進士曰。這等說我做的是顏官。

贊曰。此進士見做推官。無怪乎其下更讀也。鄭三娘不識四字。豈容有散音乎。大抵一字止可一音。一物止可一名。何須諧聲假借。惑亂後學。此亦古人之過也。

□士人入寺中。衆僧皆起。一僧獨坐。士人曰。何以不起。僧曰。起是不起。不起是起。士人以禪杖打其頭。僧曰。何必打我。士人曰。不打是打。打是不打。

贊曰。此僧之論。其於禪機深矣。而不能忍禪杖之痛。近日士子作文。皆拾此僧之唾。以爲文章之三昧。主司皆宜黜之。告以黜是不黜。不黜是

黜也。

兩賊剗牆既透入房摸索。一賊被蝎子蜇了一下。不覺失聲說好痛。那一賊恐怕主人聽的。將這賊扭了一把。這人就打一拳。兩人一遞一拳。砰砰有聲。把主人聒醒。登時線住。賊以線人為線這蝎子蜇的賊埋怨那賊說道。吃了你的虧。有話不說。緣何就扭我一把。那賊說死賊。你還不省。那裏有做賊的還要說話。

贊曰。杜子美詩。無人覺來住。大疑是竊盜之術。水滸寨中時遷先做竊盜極精。號為鼓上蚤。言其跳鼓上而無聲也。往時里中惡少年數人。初劫人家。火把忽滅。有陳清者叫道。焦回子點

火來。焦回子大怒說道。這是何處。你呼人姓名。你非陳清乎。主人默記告官。當被捉搦。由是觀之。強盜亦不得亂說也。

宋歐陽修做考試官。得舉子劉煇卷云。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歐陽修以硃筆橫抹之。士人增作四句曰。試官刷。

贊曰。俗云。文章中試官。非虛言也。劉煇之卷。如遇愛者。卽古今之奇作也。近時一貴人。批韓文云。退之不甚讀書。作文亦欠用心。以其無軋茁語也。愛癭瘤者。以細頸爲醜。文章何常之有。雖然。永叔名人。其所刷者。或亦有見也。

一秀才數盡去。見閣王。閣王偶放一屁。秀才卽獻

屁頌一篇曰高竦金臀弘宣寶氣依稀乎絲竹之音彷彿乎麝蘭之味臣立下風下□□□之至閣王大喜增壽十年卽時放回陽間十年限滿再見閻王這秀才志氣舒展望森羅殿搖擺而上閻王問是何人小鬼說道是那做屁文章的秀才

贊曰此秀才聞屁獻諂苟延性命亦無恥之甚矣猶勝唐時郭霸以嘗糞而求富貴所謂遺臭萬年者也

醫者至人家爲病人診脈時天大雨醫者曰一家都了不得有問者曰如何診一人脈說一家都了不得醫者曰這等大雨滄壞田苗一家如何了得贊曰此醫甚苦本不知脈□既爲□不得不診

笑

贊

三二中華書局聚

脈其實無心□脈也□□□雨就是一個□□□□□

村居者命其僕曰使你入城未及□了其僕飛往城中行縣門前縣□正追錢糧里長十人一人未到九人就使此僕頂名查點縣官各責十板回至村中主人問曰你至城中何□其僕學說縣官打了十板之事主人笑曰猷子僕曰難道那九個都是猷子

贊曰此僕與九人者受責之數同而獨以爲猷宜其不服也世事皆有比例俏的猷的個個比例那肯服人

董永行孝天使仙女嫁之衆仙女錢行皆囑付曰

此去下方訪有行孝者寄個信來。

贊曰。董永之事。定是妄傳。老天必不如此錯做。男女人之大欲。行孝者自當保佑。若使仙女下嫁。則天人皆起邪心。訪求孝子。還是門面話也。一和尚犯罪。一人解之。夜宿旅店。和尚酤酒勸其人爛醉。乃削其髮而逃。其人酒醒。繞屋尋和尚。不得。摩其頭。則無髮矣。乃大叫曰。和尚倒在我。却何處去了。

贊曰。世間人大率悠悠忽忽。忘却自己是誰。這解和尚的。就是一個。其飲酒時。更不必言矣。及至頭上無髮。剛纔知是自己。却又成了和尚。行屍走肉。絕無本性。當人深□憐憫。

笑

贊

衆僧爲人誦經□□□一僧□□□壇之布而去。主人追及，搜而得之，乃向衆僧曰：「列位，看是我幹的好事。」

贊曰：僧雖竊布，而能自以爲過。若他僧則必怨搜者，而又徧疑衆人告之，結爲冤讐。一事而貪嗔癡畢具矣。相形而論，此僧乃高僧也。

遼東一武職，素不識字，被論使人念劾本。至所當革任回衛者也，痛哭曰：「革任回衛也罷了，這者也兩個字，怎麼當的起。」

贊曰：至公至明，乃可以劾人。不然者也。二字斷送了多少好人，真是難當也。

鍾馗專好吃鬼，其妹與他做生日，寫禮帖云：「酒一

尊鬼兩個送與哥哥做點剝哥哥若嫌禮物少連挑擔的是三個鍾馗命人將三個鬼俱送庖人烹之。擔上鬼看挑擔者曰。我們死是本等。你如何挑這個擔子。

贊曰。挑擔者不聞鍾馗之所好耶。而自投鼎俎。此文種韓信之流也。若少伯子房。可謂智鬼矣。有好奉承人者。見一人問其姓曰。姓張。其人曰。妙姓。

贊曰。上蔡雷禮部曾聞此言曰。誠然。姓張者與姓王姓李自是不同。離騷經曰。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褐車江離。椒蘭類姓張者。

一人被其妻毆打。無奈鑽在牀下。其妻曰。快出來。

笑

贊

其人曰。丈夫說不出去。定不出去。

贊曰。每聞懼內者。望見婦人。骨解形銷。如蛇聞鶴叫。軟做一條。此人仍能鑽入牀下。又敢於不出。豈不誠大丈夫哉。

張江陵不肯丁憂。科道陳三謨等留之。翰林部屬艾熙老等劾之。侍郎李幼滋往見江陵曰。我今要去不得去。小人又不諒我。我不如死了罷。幼滋曰。死倒死的。去却去不的。稍間御史朱漣至。江陵又告之。朱漣乃其門生。大聲言曰。老師受國家厚恩。那裏好去。門生就上本參老師。顧不的師弟之情。昂昂而出。

贊曰。孔子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二人可謂法

語江陵果不丁憂可謂能從矣。何處尋優場也。王安石向蘇東坡言揚子雲大賢其仕王莽校書投閣之事必後人所誣枉。劇秦美新亦好事者所爲。東坡說正是我也。有些疑心只怕漢朝原沒個揚子雲。

贊曰。世之好辯者說的天方地圓無有了期。東坡猶是戲言。有說文中子隋朝無此人者使人心中恍惚恐宋朝亦沒個王安石也。

北方男子跳神叫做端公。有一端公教着個徒弟。一日端公出外有人來請跳神。這徒弟剛會打鼓唱歌未傳真訣就去跳神。到了中間不見神來附體。沒奈何信口搭了個神靈亂說一篇得了錢米。

笑

贊

回家見他師傅說道好苦把他跳神之事說與師傅師傅大驚道徒弟你怎麼知道我原來就是如此。

贊曰此端公過于忠厚徒弟問他何不说跳神極是難事妙訣不可輕傳恐洩天機鬼神責譴須是三年五載方可傳授你今既行的去且將就應付可惜輕易說了實話所謂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也。

卜者子不習本業父怒譴之子曰此甚易耳次日有從風雨中求卜者父命子試爲之子卽問曰汝東北方來乎曰然曰汝姓張乎曰然復問汝爲尊正卜乎亦曰然其人卜畢而去父驚問曰爾何前

知如此。子答云。今日乃東北風。其人面西而來。肩背盡濕。是以知之。傘柄明刻清河郡。非張姓而何。且風雨如是。不爲妻誰肯爲父母出來。

贊曰。卜者子甚是聰明。可惜不曾讀孟子。若讀了孟子時。便知人性皆善。豈有視父母反輕於妻之理。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詰闕。亦登第。見其人。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贊曰。此賊還是識貨。一一鶴聲飛上天。原不消偷。只是不知他偷的如何。

高洋有一美人薛氏。素所鍾愛。偶因小過支解之。

笑

贊

七一中華書局聚

以其股爲琵琶。每彈之輒嘆曰。佳人難再得。

贊云。元人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孰有磔之而琵琶其股者乎。情之所鍾。盡在高洋矣。

趙魏公子孟頴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窗以瑪瑙寺行者對之。趙遂不用此印。後見草窗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趙以敢死軍醫人對之。崔亦不復設此牌。趙語人曰。我今日方爲水晶宮吐氣。

贊曰。曾見一巡撫。其兄被一親王打死。他做巡撫。盡力摧折各王府。以致棍徒將王墳樹本都砍了。還問王府官罪名。只是要吐氣也。

一人尊奉三教。塑像先孔子。次老君。次釋迦。道士

見之。卽移老君於中。僧來又移釋迦於中。士來仍移孔子於中。三聖自相謂曰。我們自好好的。卻被人搬來搬去。搬得我們壞了。

贊曰。三個聖人都有徒弟。各尊其師。誰肯相讓。原來一處坐不的。孔子有個徒弟性管。却抵死要讓釋迦首坐。與他人師弟之情迥別。

一人習學言語。聽人說。豈有此理。心甚愛之。時時溫習。偶因過河。忙亂。忽然忘記。繞船尋覓。船家問他失落何物。曰。是句話。船家說道。話也失落的。豈有此理。其人說。你拾著何不早說。

贊曰。凡事用心專一。縱然遺失。自有撞遇處。觀此人可知矣。豈有此理。却有許多變化。有說豈

笑

贊

有此說者。有說焉。有此理者。有說。豈有是理者。又有只用豈有一二字者。說與此人。即不敢復上船矣。

天順中。吏部某郎中。行手本於翰林。僉名字畫甚大。劉文安公定之。戲書其後曰。諸葛大名垂宇宙。君今名大欲如何。縱於事體全無礙。只恐臨池費墨多。

贊曰。前輩名字原不甚大。想是劉公名字太小耳。所貴於作官者。全在得寫大字。縱大似拳頭。一生□的幾錠墨。劉公可謂不知大體者也。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一有司誦此詩。作追吾民之財。

今所謂詩言志也。

贊曰：南風之薰

□□□□□□□□□□□□□□□□□□□□□□

□□□□□□□□□□□□□□□□□□□□□□
此真賢父母也。他人一味

追財那管百姓死活。

張丞相好草書。一日書滿紙，令其姪錄之。姪不識。

問之，丞相亦自不識。曰：何不蚤問，致吾忘之。

贊曰：字到妙處，原不可識。近年一文人好奇人

多不解，問他。他也不解。曰：此必謄寫之差。及取

出原稿，却又不差。看來原不消問，不知不問。玄

之又玄。

東坡與佛印說：古人常以僧對鳥。如一云：鳥宿池邊

樹，僧敲月下門。又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佛

笑

贊

印曰。今日老僧却與相公對。

贊曰。宋孝武帝言。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東坡之謔原拙。非佛印之巧也。僧敲月下門。是說所見。至於聞啄木鳥疑僧扣門。不知別樣人扣門之聲。與僧何所分辯。

有人暮夜歸家叩門。其妻與人同宿。慌忙起來。其人從窗中逃走。遺下鞋在牀下。其妻開門。夫見鞋。佯爲不見。欲到明日查考。其妻待夫熟睡。將鞋隱藏。次日夫起。細看其鞋。說道。原來就是我的鞋。幾乎虧了人。

贊曰。此人見而示之不見。亦有權術。而不免爲妻所欺。只是火性太少也。

一監司講學人也。每日要吃猪肚。因遇天旱祈禱斷屠。仍要猪肚。屠戶稟稱斷屠。監司說道：那管斷屠不斷屠。我只要猪肚便了。

贊曰：斷屠只是張掛告示。與吃肚原不相妨。縱使一人不吃肚。他人吃肉者多。如何斷得。終是講學人見的遠。

高綽爲冀州刺史。橫暴不法。齊後主聞之。詔鎖詣行在。至而赦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及蛆置一處極樂。後主卽令索蝎。得三升。置大浴盆內。使人裸臥其中。宛轉號哭。帝與綽臨視。喜笑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贊曰：後主繫高綽而隨釋之。問以州中樂事。綽

以蝎蜚蛆而後主以人代之。可謂告往知來。又恨其知之不早。其洒落之契。千載可想也。

宋朝某官邵簾。上殿洩氣。降爲知州。邵鬚鬚上捲。時人稱爲洩氣獅子。

贊曰。邵簾流風餘韻。他無所聞。以上殿洩氣。至今傳之。不然。幾與草木同腐矣。

安南國使臣進象。怕路人看。一人說。這象太小。使臣說。怎見得象小。其人說。我家許多象。都比這象大。使臣說。朝廷家方纔有象。你家如何養象。我就上本。此人跪下說。我家原來沒象。只是說句大話兒。

贊曰。莊子說鯤化爲鵬。鯤是尋常有的。他却說

是北溟之魚。又說北溟天池也。如何盤的。倒此擣空拳說鬼話之妙者也。看象者似尚不及莊子。

一人好酒。坐席太久。其僕欲令其去。因見天陰。說稱天將雨了。其人說將雨怎麼去的。稍間下雨。許久雨住。僕又說雨住了。其人說雨住了還怕甚的。贊曰。好酒者無散席之意。却無不散之理。史稱陶淵明飲酒未嘗吝情去留。以此爲淵明之高。其實吝情的亦未嘗不散也。

李泰伯觀賢而有文。素不喜孟子。喜飲酒。一日家中。有酒一斗。無計得飲。乃作罵孟子詩數首投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譚無非罵孟子也。酒

笑

贊

盡士辭去。既聞又有酒，士再往。李知其意，曰：「前日別後，細想來，孟子也還略通。」

贊曰：李太白不喜孟子，此人亦字太白，亦不喜孟子，豈效顰耶？肯與人酒吃，教他罵孔子，卽坐上客亦滿矣。孟子何足罵也。

有暑月戴氈帽而行路者，遇大樹下歇涼，卽將氈帽當扇，曰：「今日若無此帽，就熱死我。」

贊曰：李太白詩云：「懶搖白羽扇，裸體青林中。脫巾掛石壁，露頂洒松風。」如此驕慣，松風亦是尋常。此人頭戴氈帽，行毒日中，到了樹下，摘去氈帽，便覺清涼自在。况用之以爲扇乎？宜其感氈帽之恩也。再穿皮襖一領，妙不可言。

有一甲科大尹。元是儒士中的。每遇闔學生員入見。甚是厭煩。常語人曰。世間這一行人。是多了的。贊曰。近來一二貴人。每欲沙汰生員。殊爲不近人情。恐激成藍袍大王之變。此位大尹。欲盡去之。却甚容易。只將天下生員都改名儒士可也。有姓李者。綽號李鬍子。與姓張人隔壁居住。張素懼內。一夜張被妻打。逃至李處。李不平。因持杖入張之家。痛打其妻。妻云。你與李鬍子來。學的心性都像他了。一丫頭執火照之曰。不但心性像他。把臉嘴也都像他了。

贊曰。劉玄子言其先人同年進士劉鳳池觀政時。與一同年隔壁居住。其同年常被妻打。劉一

笑

贊

十一 中華書局聚

日問道。小弟每聽的打人。是打何人。其同年眼中流淚說。就是弟婦打小弟。後來又聽的打聲。劉卽帶一鐵尺翻牆過去。徑將此婦打死。懼內的有這等鄰家。千金買鄰。未爲多也。

謝公墩謝安石基址也。後爲王安石所有。而謝公墩之名不改。王安石題詩云。我名公姓偶然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贊曰。老王是個大經紀。他專要合天下的百姓做買賣。此墩是謝安石的墩。名旣相同。王謝同堂爭的極有理。

一人拾甘蔗渣而啜之。恨其無味。乃罵曰。那個饒

牢吃的這等盡情。

贊曰。普天下人想喫甘蔗。垂涎十丈。既到手中。誰肯喫的。不盡情。有一等人。喫的無味了。還不肯吐棄。轉更煩惱。此物本來甜。怪不得他難割捨也。

鄉村路口。有一神廟。乃是木雕之像。一人行路。因遇水溝。就將此神放倒。踏着過水。後有一人看見。心內不忍。將神扶在座上。此神說。他不供香火。登時就降他頭痛之災。判官小鬼都稟道。踏着大王過水的倒沒事。扶起來的倒降災。何也。這神說。你不知道。只是善人好欺負。

贊曰。此神慮的甚是。踏神過水。是何等兇猛。惹

笑

笑

下他甚事不做出來。善人有病只是禱告神祇。但不合輕扶神像。攬禍招災。只該遠遠走去。所以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也。

有人遇喜慶事。其友封銀一錢往賀。書銀封云銀五分。賒五分。已而此友亦有賀分。其人以空封書云銀一錢。除五分。賒五分。

贊曰。漢高祖貧時。與人慶賀。空封上寫萬錢。英雄舉動。自別此二人者。皆蟣虱之類也。

唐朝山人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人數不過五。伏羲神農周公孔子。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其人曰。老先生是一個。乃屈五指曰。不敢。

贊曰。殷安自負是大聖人。而唐朝至今無知之。

者。想是不會妝聖人。若會妝時。卽非聖人。亦成
個名儒。

有川官得郡陞辭。宦者奏言。來日有川知州上殿。
官家莫要笑。壽皇問曰。何故。奏云。其人裹上幞頭。
西字臉也。蓋其人面大而橫闊。明日朝參。壽皇憶
前語。卽笑不止。但云。卿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
看。

贊曰。生成西字臉。做了西川官。良非偶然。此人
旣到御前。便該留作近臣。長得天顏有喜也。
一秀才買柴。曰。荷薪者過來。賣柴者因過來。二字
明白。擔到面前。問曰。其價幾何。因價字明白。說了
價錢。秀才曰。外實而內虛。烟多而燄少。請損之。賣

笑

梳頁

柴者不知說甚。荷的去了。

贊曰：秀才們敲文嚼字，幹的甚事。讀書誤人如此。有一官府下鄉，問父老曰：近年黎庶何如？父老曰：今年梨樹好，只是蟲喫了。些，就是這買柴的秀才。

丁右武爲閩中司理，其府僚有行屬縣者，令庖人作白鯊湯，偶與門子相攘，打到面前。此官行票令縣官審問，其首句云：本廳素愛鯊湯。

贊曰：文章發端最難。此公開口就說鯊湯，雖係行移，亦若謝玄暉之於詩矣。

一富家生員，賄買師長，得列德行受賞。有鄉紳謂之曰：是人說顏子窮，他有負郭田三十頃，如何得

窮只是後來窮了。其人不少。省請教曰：也只爲賣這田，買了德行。

贊曰：賄買教官，能費幾何？德行生員，能賞幾何？世間天來大德行，都用錢買。這些窮措大，何足言也。

一貧士冬月穿袂衣，有謂之者曰：如此嚴寒，如何穿袂衣？貧士曰：單衣更冷。

贊曰：袂衣勝單衣，單衣勝無衣，作如是觀，卽能樂道安貧。有一人恥說家貧，單衣訪友。其友問他如此寒天，如何單衣？其人答曰：我元來有個熱病，其友知他是詐，留至天晚，送他在涼亭內宿歇。凍急了，卽即逃走。又一日相遇，問他前日

笑

贊

留宿如何不肯次日再會其人說我怕日出天熱趁着早涼就行了。

劉貢父偶至一酒樓壁上書春王正月公與夫人會於此樓蓋攜妓飲酒者所爲也貢父書其後曰夏旱秋饑冬大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饑寒也宜哉。

贊曰世之似此公者甚多其結果大率相同有咎公名喜者常與李夫人會後來囊空怕受饑寒就在李夫人家爲奴改名招財李夫人之母惡之中毒而薨尤爲可哀。

有石敢當者忽然能言里甲急趨報官官命負敢當來既至再三問之不言官怒道是說謊責了十

板仍命負之以出。至途中遇識者，問曰：「報官如何？」甲頓足曰：「爲此冤家，被官打了五下，敢當曰：你又說謊，昧了五下。」

贊曰：春秋時已有石言者。石敢當偶然有言，若逢人卽言，便是怪物。此里甲誠可打也。

郡人趙世傑半夜睡醒，語其妻曰：「我夢中與他家婦女交接，不知婦女亦有此夢否？」其妻曰：「男子婦人有甚差別？」世傑遂將其妻打了一頓，至今留下俗語云：「趙士傑半夜起來打差別。」

贊曰：道學家守不妄語爲良知，此人夫妻半夜論心，似非妄語。然在夫則可在，在妻則不可，何也？此事若問李卓吾，定有奇解。

笑

贊

兄弟二人攢錢買了一雙靴。其兄常穿之。其弟不肯空出錢。待其兄夜間睡了。卻穿上到處行走。遂將靴穿爛。其兄說：「我們再將出錢來買靴。」其弟曰：「買靴悞了睡。」

贊曰：此人能讓他兄而不能空出錢。由孔方亦是家兄也。

僧貫休婺州蘭溪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獻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令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添了詩方可改。」

贊曰：人之好諛。皆明知其虛譽而不能不好。只看錢鏐元是十四州。便改四百州。當得甚事。何其扯淡之甚也。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人戲作一神。或問何人。答言吾是宣州土地。問何故到此。答言王刺史入覲。和地皮捲來。

贊曰。官州入覲。土地隨之。此常事也。而獨言宣州。此乃與王知訓有讐者爲之耳。

大曆年間。荊州馮希樂善佞。嘗謁長林縣令留酌。與令曰。仁風所感。虎狼出境。正說中間。人報昨夜大蟲食人。令問之曰。此必暫時經過。

贊曰。世間佞人甚多。偏是馮希樂被大蟲證出。謊來。此物經過。人便當不得。何待駐扎也。

一人事奉繼母。欲要盡孝。問一學究曰。古人事繼母的。誰人最孝。學究曰。閔子騫最孝。他冬月穿著

笑

贊

蘆花把綿衣讓繼母之子。此人遂穿蘆花。又問：還有何人最孝？學究曰：王祥繼母冬月要喫鮮魚，他臥冰取魚。此人說：這個孝道難行。學究問：何故？答言：王祥想是衣服還厚些。

贊曰：臥冰定須凍死，教誰行孝？打開冰亦可取魚，何必臥也。而晉書明載之，豈有差錯？又說王祥繼母要吃黃雀，就有數十黃雀飛入幕中。今之黃雀只在茂林密葉，並不到人屋上。當由古今不同。晉時之冰不寒，黃雀皆癡。

一士夫懼內，有教之者曰：君但飲酒至醉，膽氣自壯。歸到家中，生起事來，打他一頓，自然怕你。此士夫依法行之，果然將其內人打了一頓，已是怕了。

及至酒醒。這婦人說：你常時性體最好。今番如何下的毒手。此士夫說：酒醉了不記的。婦人依舊打起來。此士夫說：非我之罪。原是某人教我如此。婦人說：某人誠爲可惡。你是個做官的人。這等耳軟。就該打了。

贊曰：膿包之人。豈可與言哉。彼必不能聽。反漏於婦人。徒取呪罵何益。

有破謎者曰：上拄天。下拄地。塞的乾坤不透氣。問人是甚東西。其人曰：我亦有個東西。頭朝西。尾朝東。塞的乾坤不透風。破謎者曰：不知其人曰：就是你那個。我放倒了。

贊曰：莊列列許多大言。原來就是這個東西。倒橫

笑

贊

六

中華書局聚

直豎。却被此人說破。湛甘泉有詩曰。三山山外
青天外。合作無窮。如是觀。道人獨在無窮外。但
見乾坤小。一九。這道人又大的狠也。

有遇人與以一草。名隱身草。手持此。旁人卽看不
見。此人卽於市上取人之錢。持之徑去。錢主以拳
打之。此人曰。任你打。只是看不見我。

贊曰。此人未得真隱身草耳。若真者。誰能見之。
又有不用隱身草。白晝搶奪。無人敢攔阻者。此
方是真法術也。

一婦人與人私通。正在房內。丈夫從外來。婦人將
其人裝入布袋內。立於門後。丈夫問道。布袋內是
甚東西。婦人着忙。不能對答。其人曰。米。

贊曰。男女私通者。名曰姦情。言其人皆姦詐之人也。韓非子載李季之妻與人私通。季從外至。妻令其人赤身披髮而出。季問此是何人。妻曰。不見。季曰。我見鬼矣。不活矣。妻曰。不妨用狗尿沐浴。可以禳災。姦詐如此。真乃是鬼。此人入布袋內。自稱是米。愚蠢如此。乃是猪也。鬼也。胡爲猪也。胡爲豈不歎殺人也。

一瞽者與衆人坐。衆人□所見而笑。瞽者亦笑。衆人問之曰。何所見而笑。瞽者曰。你們所笑。定然不差。贊曰。瞽者之言。不爲無見。卽終□隨人笑可也。但強笑不□耳。人□可無目哉。然有目而事事隨人。□差亦差者。頗亦不少。

笑

贊

一瞽者同行曰。世上惟瞽者最好。□眼人終日奔忙。農家更甚。怎得如我們清閒一世。適衆農夫竊聽之。乃□爲官人。謂其失於迴避。以鋤欄各打一頓。而呵之去。隨後復竊聽之。一瞽者曰。畢竟是瞽者好。若是有眼人打了。還要問罪。

贊曰。北方瞽者叫做先生。自有好處。世上欺天害理。行兇作霸。俱是有眼人。無一瞽者。只看這些農夫。扮作假官。擅自打人。如此事。瞽者却做不出來。此便勝似有眼人。□。

兩人因買田爭價告官。買者賣者及說合人各問老不應罪。其說合人□力納銀亦告人買地狀內不寫說合人。官問何故無人說合。其人說說合人

都問了罪。誰人又敢說合。

贊曰：此人抗違官。繼設計相嘲。□刁民也。宜重問罪名。以警其後。不然則紀綱風俗壞矣。何以居官。

有受人雇覓而代之見官受打者。以其所得之錢與行杖皂隸打之稍輕。既出則向雇己之人叩頭曰：恩主爺不虧你的錢。就打殺了。

贊曰：此人以得錢受打爲二事。如李斯以仕秦受誅爲二事。惜乎李斯無處打點也。

王安石專講字學。嘗曰：波乃是水之皮。蘇東坡曰：滑乃是水之骨耶。

贊曰：安石之謬如此。其爲相安□不亂天下。近

笑

贊

日張新建乃從字□悟仙道密傳姜仲文曰婦
女唾□名爲華池神水宜常常吮而吞□可以
長生以活字乃千口水也仲文仁者之壽無所
用此新建未□而逝想其吞神水少也惜哉
一官極善忘有商人得罪其某門子官正坐堂門
子卽差一人拘商人到差人稟稱拿某人到門子
卽於籤筒內拔籤六根□□□□□□商人三十
板門子大聲喝令去罷此官直目而視不知所以
退而至後堂坐下問門子適間商人誰叫他來門
子稟道爺着叫他此官又問因何打他門子稟道
爺看籤筒小的就知是要打他官不能答俯仰尋
思心中恍惚看着門子說道這件事多一半是你

做的。

贊曰。余親見新樂一童生。每讀書數行。晝夜不歇。轉眼盡忘。此等□□只是不可做官。若閒暇無事。靜□高眠。就是切活死人。猶勝於機□詐偽之徒也。

鷄子追雀。雀投入一僧袖中。僧以□搦定曰。阿彌陀佛。我今日喫一塊肉。雀閉目不動。僧只說死矣。張開手□雀即飛去。僧曰。阿彌陀佛。我放生了你罷。

贊曰。此雀頃刻遭一二死。竟能得生。蓋亦一定之命。此僧殺生念佛。是名謗佛。不得殺生亦念佛。是名誑佛。只此便合入地獄也。

笑

贊

一人與人各帶資本。出外買賣。離家日遠。行到無人之處。此人將那人打死。取其資本。得利而回。向那人家說。某人不幸病死了。其家亦不疑猜。後來又將那人的妻娶了。不料那人打死之後。又得蘇醒。將養許時。來到家中。告官圖財打死。強娶其妻。官將告人重責。問作誣告。批狀云。既云打死。如何尚在。娶用財禮。何爲強娶。

贊曰。史書載范睢被須賈打死。後來做了丞相。此官想是不曾看見。鄭元和被其父打死。後來又唱蓮花落。想是也不曾聽的。與人同出而先歸。親口說人已死。又娶其妻。打死之情。頗不易見。又有一官。素日貪濫。偶有剽牆之賊。半截身

入磚忽塌下不能進退而死。次日賊家告官爲
故壘虛牆壓死貧賊事。此官徑作人命檢問。得
銀纜放官之昏者。以圖財致命成誣告官之貪
者。以打死貧賊害富家。蒼天蒼天。百姓們何處
伸冤也。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以禁
宵行者爲題。此生答義云。凡盜賊姦淫群爲過惡
者。白晝不能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發。踪跡幽暗。
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
法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
得罪於夫子。學官甚善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
予晝寢爲證之意。因召而問之。此何理也。生員乃

笑

雜頁

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

贊曰。禁宵行是巡更火夫的事。却立個官。四海九州得多少官。周禮胡說。每每如此。此生引宰予爲證。殊有思致。有解論語者。說道。宰殺也。予我也。雖宰予而必晝寢。禁宵行易。禁晝寢難矣哉。

楊大年年未三十。與梁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皆高年。楊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與君。朱於後搖手曰。不要留他。

贊曰。說與少年。渾不信。老夫曾是少年人。此豈少年。非但輕薄。有等瑣碎老者。自招戲侮。余郡

楊才菴公少時一老酸惡之曰。後生到我這般年幾還早此哩。楊公曰。先生到我這般年幾也還早此哩。

唐三藏西天取經。到了雷音寺。師徒三人見了佛。佛分付弟子管待了。與他真經。迦葉長者苦苦索要常例。唐三藏無奈。只得將唐天子賜的紫金鉢盂與了他。猪八戒好生不忿。回去稟稱迦葉長者索要常例。受了個金鉢盂。羞的長者臉皮皺了。佛說佛家弟子也要穿衣喫飯。向時舍衛國趙長者請衆弟子下山。將此經誦了一遍。討得了三斗三升麥粒黃金。你那鉢盂有多少金子。也在話下。說的個猪八戒好似箭穿了鴈嘴。惱恨恨的走出來。

笑

贊

三

中華書局聚

說道逐日家要見活佛。元來也是要錢的。唐三藏說徒弟不要煩惱。我們回去少不得也替人家誦經。

贊曰。列宿之中有天錢星。道書言牽牛娶織女。借天帝錢二萬。久不還。被驅在營室。天也愛錢。况於人乎。佛果無誑語也。

柳盜蹠死後。魂靈不散。打劫的財物。一些帶不到陰間。饑寒難忍。意欲作賊。爭奈嘍囉們一個也沒有。閻羅王怕他害人。不許轉生。連禽獸也不許他做。思量無奈。到處囉唳。娼婦人家替他蓋下矮小廟域。圖些酒食。因他排行第三。叫做三郎神。這個神見了小鬼。也要迴避。偶然行路之間。撞遇孔聖。

人迴避不及。跪在路旁。孔聖人說道：你當初那等火性。如今怎麼這樣小心。盜跖說自從聽了聖人的言語。近來也略有此二涵養。

贊曰：盜跖橫行殺人。在太山下。孔聖人去勸化他。他就要喫孔聖人的心肝。及至死後。却受樂戶的香火。樂戶家女子。初學彈唱。定要先參見他。乞討聰明。有等妓女。將他暗暗供養。不令人見。因他的眉毛盡白。叫做白眉神。他就作花柳魔。勾引的浪蕩子弟。都來此家揮金如土。這樣人說不得他個無恥。一日。衆判官稟問閻王曰：柳盜跖辭世多年。何不收在地獄。却教做那等醜神。閻王曰：此是上帝之意。着他在世間做惡。

笑

贊

人的樣子。衆判官合掌讚嘆上帝千方百計。只是要人行善。一時鬼王夜叉牛頭馬面猪嘴獠牙一切小鬼聞之。皆大歡喜而退。

附孟黃鼬傳

黃鼬又音者鼠之類也。尾長嘴尖。性喜吃雞。晝則伏在穴內。夜則入人家尋雞而喫之。延津有一酸子。姓孟亦好喫雞。苦無錢買。專一捏害良民。呈告有司處。其人將肥雞謝罪。方得饒免。以此綽號孟黃鼬。這黃鼬後來做了平原郡教官。善用軟局哄着秀才們送他束修。有等秀才永不見見教官之面。這黃鼬使着門斗三番五次去。務令來見。見了濃笑深揖。說道。久盛德特請相會一會。便令門斗

往市中沽淡酒一二壺留酌而去。擾亂的些秀才們勤學的不得讀書。懶惰的不得自在。少不得送些束修。貧的也送一雞。送了一次。就有許時不□。這黃鼬積了些錢鈔。打點上司。委□高城署印。交代之後。見了吏書們。咄咄喃喃說道。你這夥先兒們。把我這寒官。看不在眼裏。衆吏書門商議。這黃鼬原是個賊東西。觀其意。只是要錢。大家攢了些銀子。送進以後。見了吏書。春秋和氣。如爺兒父子一般。却將門皂人等。叱來呵去。平空的就大聲說。可惡該打。這些人背後說。我們有甚可惡。只是不曾送錢。衙人都□些銀錢送上。作爲見面禮。這黃鼬□笑花生。說道。我聞的說高城風俗□厚話。

笑

贊

五

中華書局聚

不虛傳。這衙役們奸滑的都□他說事過錢。但有告訴的。不拘原□干證。一齊問罪。追銀急於星火。百姓不敢告狀。却又差人緝訪。街坊爭攘的都拏入縣中。問罪折銀。可惜得意之時。新官將到。上納緡贖的。未免懶散。皂快們一則被他將甜句兒和哄。二則圖些酒食財物。都替他上緊捉拏來。黃鼬說稱許用折貨。釵環首飾。紅裙綠襖。一切得用之物。都來交□。分明似個典當舖。投至新官到時。贖分毫不少。將縣內牀帳卓椅。壺□。盃盞。炊箒馬杓。匙箸。罩籬。各項什物。用騾車盡行裝載而去。高城百姓滿街圍看。內中一人說。孟黃鼬原來是高城一個女子。傍人問是如何說。此人說。這許多東

西·都是他的嫁粧。

太史公曰·易云·大人虎變·大人者·做大官者也·孟黃鼬·教官之才耳·故所好·不過喫雞·終年喫的·直幾貫錢·其轉男爲女·嫁粧亦未爲厚·若大人·做大官·便是插翅猛虎·單喫人肉·賢人豪士·公子王孫·遇他餓時·就一口吞之·三年五載·任滿回家·黃金白玉·大珠怪寶·肥銀響鈔·倭段吳綾·以至常用些小之物·皆是他道所出·至至巧至精·盛以描金彩漆之箱·裏以紫絨紅皮之套·遮天映日·拍路飛塵·雖沈萬三之嫁女·不及十分之一·若使子子孫孫·皆能保守·千萬百世用之·尚不能盡也。

笑

贊

一珍做宋版印

談遷棗林雜俎。趙南星條云。趙儕鶴太宰。以葉相國孫某上書言事。對人曰。葉臺山有孫。魏見泉無兒。時魏廣微來訪。辭之。魏曰。我卽人可輕。家亦可輕乎。亡何。魏因失廟祀。見攻案。此可見趙之鯁直。笑贊之作。非所以供諧謔之資。而贊者。故刺之。謂也。所錄共七十一則。原書爲明活字本。都五十二葉。葉十六行。行十四字。世罕流傳。見者往往亦以短書少之。不知其言外之義。抑可惜已。冀野記。

珍倣宋版印

清都散客二種芳茹園樂府小序

清都散客爲園而名芳茹者。蓋無奇葩異種。怪獸名禽。惟香葱白菜。□案此字疑是紅棗青梨。春有牡丹。夏有芰荷。秋有菊。而冬有梅。池魚之踴躍。飛鳥之往還。隨時隨景。自適其性。性天活潑。真趣自流。時而爲文。時而爲詩。又時而爲樂府。俱道人所不能言者。余從之久矣。不知文與詩。而學樂府。又不知詞。不過玩其趣味已耳。秋色無聊。得樂府若干首。細閱之。詞章瀟灑。慷慨激烈。歡欣鼓舞。殆與時韻俗調。大逕庭矣。余友蓬丘道人。知音者。相與校證焉。付劖劖氏。公諸海內。使海內問清都散客者。爲誰。吾不知。著笑贊者。又爲誰。

新周居士書

清都散客二種芳茹園樂府

清都散客著

盧冀野校訂

新水令

逸

步步嬌

東風冉冉傳春信。攜酒向東郊問。散步側烏巾。只見煙霧飄香。河山燦錦。燕語隔牆聞。道梨花不似桃花俊。

折桂令

選地塌

案此二字疑誤

共坐芳塵。薄雲曠野。細雨孤村。雲

聚還開。雨來乍歇。酒盡重斟。野花兒笑。生生亂合。人親。山鳥兒語。喇喇齊勸。杯頻高興。千尋滿泛。千

一珍似宋成封
巡。憑着俺這夥劉伶。端的要熬醉了陽春。

江兒水

笑殺東山妓。常開北海尊。有知心幾個人兒韻。遇芳林。就把盒兒趁。送香醪。不把情兒猜。四美一一難奪盡。甚娘廝文。俺只要狂歌痛飲。

鴈兒落帶得勝令

纔這裏俯銀塘看鷺羣。又那裏攀錦樹衝花陣。纔這裏脆甘甘唱小調。又那裏鬧哈哈胡打諢。纔這裏踈刺刺投壺箭。又那裏嚮瑤瑤擲骰盆。纔這裏賭罷藏鬪戲。又那裏放流盃王右軍。評也麼論。休提起丹鳳闕黃金印。歡也麼忻。占住這白雲窩碧草茵。

饒饒令

許身追稷契。無力正乾坤。不如嘯傲紅塵外。閒看
那逞乖。覺得得意的人。

狂來憐月影。醉倒愛花陰。都無賓主誰先散。破着
俺紫羅衫。染酒痕。

尾聲

金壺玉漏無情甚。論起這一日歡娛忒狠。索勝似
他忙中好幾春。

新水令

東園偶成

柳條索索惹香塵。細腰肢不勝嬌困。小池亭光景
俊。花雨過倍精神。天也憐春。恰三月逢着閏。

步步嬌

已過清明似覺春猶嫩。曉寒生。羅衣浸。天桃露小
唇。掩映梨花嬌紅膩。粉行坐細香跟。恁風流那討
閒愁悶。

折桂令

邵平園也在東門。一脈知音。千古閱身。高樹含風。
幽花驪霧。翠竹捎雲。汲泉烹雀舌茶。香韻難禁。帶
露剪馬蘭韭。美味絕倫。春色紛紜。和氣氤氳。小筵
席。獨個兒的村醪。喬公座就地兒的蒲墩。

江兒水

翠沼聽蛙部。閑堦看蟻屯。酒方兒做會柴桑醞。藥
方兒看會丹溪論。睡方兒學會希夷困。一點輕薄
未盡。想起時人。俺這裏茫然自哂。

雁兒落帶得勝令

一個家灑長鬚假婦人。一個家束大帶真光棍。一個家苦施出鷹犬威。一個家剩戳些奴材笨。一個家孔方兄同胞弟。一個家馮子都結義親。一個家善打蓮花落。一個家賽梁山黑煞神。他也麼們。偏撞着財鄉運官鄉運。啣也麼們。怕提着順城門德勝門。

饒饒令

眼邊無俗物。身外卽浮雲。暗中不覺光陰趨。早已是潑生涯三四句。見放着白頭髮八九根。

收江南

呀俺如今纔知道世事呵。不過是細松紋。掙下些

良田大廈是能臣。騙的個封妻蔭子。是奇勛。磣壞了我們。磣壞了我們。端的是傷了時務。損了人民。

園林好

有園林還不當貧。饑時吃困來就盹。只一味懵騰任運。這其間樂事真。這其間樂事真。

沽美酒帶太平令

好將息林下身。暇時事捲經綸。誦一會陰符真誥。文習靜默養元神。存日月鍊胎津。覷定了天邊老嫩。識透了爐中逆順。守住了規中分寸。我呵比不的白雲上。真也像個玄門中道人。呀却不勝似您紅塵勞頓。

清江引

芳茹園中甘自隱。不把君平問。迷花無是非。醉月
多丰韻。算前程到頭來。此處穩。

步步嬌

夏日感恩樓酒集

三年拋却紅塵業。盡把愁纏卸。小園成日涉。結構
隨心。幾點閑亭榭。無意逞豪傑。年來做了高陽社。

皂羅袍

樓上招邀風月。看紅香小徑。勾引蝴蝶。野雲直與
水光疊。竹林不許炎天熱。揀着痛飲。別無話說。想
着。耐勸多將計設。直恁的看偏花開謝。

香柳娘

愛流泉皎潔。愛流泉皎潔。浪花噴雪。曲律律細向
石渠瀉。栲栳圈坐者。栲栳圈坐者。花開飛玉液。素

手撈不迭。一口兒一撇。一口兒一撇。未信蘭亭勝
咱啐嚙。

更移席那此。更移席那此。烹茶共啜。輕烟故把白
雲惹。惱嬌鶯弄舌。惱嬌鶯弄舌。笙簧奏不歇。苦勸
杯中竭。刁酒兒味別。刁酒兒味別。欲待推辭教人
怎捨。

醉公子

懽悅閑講會。花書酒帖。把矮李長張。那篇兒擺也。
編捏唱一曲新詞。賞趣的頻將。獵鼓兒跌。合相留
戀。任花困蝶眠。月轉參斜。

薄劣天生就。班鳩樣拙。幸體健身強。早歸茅舍。歲
月漸褪了風流。我問你不玩還等甚時節。合相留

戀任花困蝶眠。月轉參斜。

僥僥令

狂歌花外繞。醉舞月中晔。歸來不覺身軀起。勒措的小瓊姬。親手拽。

情多常撒唾。意懶半粧呆。成就了逍遙自在蓬萊客。越顯的聖明朝。雨露賒。

餘文

野人頂戴丹心切。因此上感恩牌。大書樓額。早晚名香鼎內爇。

新水令

得魏中丞書逸

步步嬌

蘭臯緩步掀髯笑。世事真難料。一統聖明朝。狠虎

縱橫張牙舞爪。鼻孔向天撩。楚重瞳。聽說將心掉。

折桂令

且休提小可英豪。說起他來。都比人高。高潔似寒潭。明如秋月。清勝孤鶴。做御史他敢不怕死的評駁。做都堂他有無窮盡的功勞。海動山搖。後絕前超。四十本苦告迴還。只爲九旬父侍養昏朝。

江兒水

忠孝千年事。聲名萬古標。似丹山彩鳳光輝耀。是個人人都把他稱道。只有你偏把他驕傲。平空的百般囉唳。凌辱難當氣的個先生病倒。

鴈兒落帶得勝令

你只要逞雄威。學姓包也須索問青紅白和皂。他

是個頭一等大賢人。就合你論爵位也不小。呀。明
欺着林下無權勢。却不道是皇家一俊髦。求的個
不傲保其實。嫫音毘抽好也。似這般苦摧殘。當
什麼。吳按麼字借浮澆常趕着諸葛亮。拳頭糙。輕薄幾
回將司馬光踢頓脚。

僥僥令

晴天無日月。平地起風濤。引的此光棍乘機亂。他
也都把舌根背地嚼。
虎威非是假。龍性太難調。降的個都爺爺粉哥碎。量
那些衆黎民何處逃。

餘音

賢愚貴賤都休道。且說他老病難禁。閑氣惱。我給

你殺個雞兒饒一饒。

點絳唇

壽

家君六十五

嫩風微。一天佳氣香雲細。蘭吐金猊。瑞靄華
喜。

混江龍

天生就英豪超世。觀的那江淮小嶽全低。早
閒勞心雪案。唾手雲梯。鵬翅搏風猶未起。鳳
已高飛。幾遭兒紫泥丹詔。送將來紗帽羅衣。人
都到。前案應現成的顯祖榮宗。心只待親手兒掀天
揭地。因此上至公堂。專等姓名題。

油葫蘆

近年來懶競毛錐。入棘圍曾去試牛刀。在花縣裏

剛剛數月。略施爲。撞着他督郵年少喬張致。怎知
俺彭澤吏隱多豪氣。逼着人動文移。點着燭卷書
籍。冒着雨攬定了青絲轡。慌的此二百姓們無計阻
西歸。

天下樂

只爲着有脚陽春草木知。戶戶足衣食。村村無盜
賊。強暴淒涼軟弱肥。爲官的凜似水。感恩的深入
髓。脫下了皂朝靴高掛起。

那吒令

甘蔬食飲水。把家聲肯虧。喜扶貧濟危。把陰隲廣
積。誓奉公報國。把臣節自持。二百年忠孝門。七八
輩衣冠第。分明是天許世襲的。

鵲踏枝

祖上來好根基。今日裏越深培。只看任裏家裏。都念阿彌。暢好是萬人無怨。祝讚的百福皆齊。

寄生草

寄下了封君號。兼爲了大尹迴。竹房鶴館揀沉醉。吟村溪。曠觀禾穗。蘭孫桂子談文藝。看了這完全。名節大夫賢。抵多少高車駟馬尋常貴。

賺煞

曾聞的天之理。人之情。人之心。天之意。一椿椿都顯着長生富貴。况是鶴表松形。骨格奇。聖人心無可無不可。仙家道無爲無不爲。證果了自在河車。幾百回。從今把先前的花甲子除起。從頭兒一五

一十直數的桑田海水幾遷移。

點絳脣

慰張鞏昌罷官

蟻戰蜂圍爭名奪利此微事。送盡頭皮。瞧破方知悔。

混江龍

論居官受職。一心兒遵信戒石碑。真個是無私無曲。且休誇能幹能爲。十載忠勤。瞻北闕。一家驚恐。傍西夷。須知年分等第。高低滿指望。黃麻天降。怎提防白簡霜飛。容易的所當者也。斷送的歸去來。今這其間。難免填胷氣。把一個冰壺秋月。倒做了渾水濁泥。

油葫蘆

芳茹園樂府

你休怨烏臺錯口題也。休道老黃門不察端的。平聲

從來讒口亂真實。辜負了誓丹心。半世清名美也。只因逢着卷舌一點官星退。他只道是猫兒都吃。腥是鴉兒一樣黑。已做到五馬諸侯位。那裏有不散的筵席。

天下樂

看了你波浪風流難可及。趁未老年幾。吳按此二字可疑也。合教早回好林泉。索用着咱們有福的。脫離了虎豹叢。藏在風月裏。端的是錦前程。天作美。

那吒令

任拖金曳紫。換不的舞衣。任鐘鳴鼎食。免不的綉眉。任文茵繡幃。饒不的早起。廟堂中有是非。□林

下無拘係。這正是失便宜。落得便宜。

鵲踏枝

當日箇醋瓶兒轉換的。二千石。今日裏結果收園。書錦榮歸。只應合謝天謝地。甚虧心抱慘含悽。

寄生草

從小兒同胞契。一筏兒隱遁棲。良辰美景長相會。青山綠水閑遊戲。磁甌瓦鉢頻招至。說甚麼南宮。簫管北宮愁。常則是東園載酒西園醉。

賺煞

塵世上狂奔波。卦鋪裏抄興廢。論爲人讐

吳按讐字當誤

疑是

不過流年太歲。從今後把往事高閣起。悄沒

聲再不怙題。但願你下工夫金蓮種子。傳的個老

蚌生珠。長見懽喜。平安無事。方信道。塞翁失馬。福相隨。

石榴花

東園酒集

波心華館。銀燭動秋光。同豔質。共傳觴。投瓊賭令興方狂。玉盆兒。輪到伊行。聽一聲。玳瑁四點。個都朝上。齊簇簇。花翠胭嬌。美丟丟。捉對成雙。

前腔

猛可一見。半晌木歌邦。驚罷罷了。喜揚揚。主賓加倍飲瓊漿。挂紅杯。不索人供。羨美采異常。儘鳴鑼。播鼓喧天。曩素波。明鷗過蘆花。青影動。雅轉垂楊。

不是路

林下行藏。酒令花籌。鎮日忙。君思想。這般喜色。遇

何常細評張呼盧自古神明降。一擲曾聞玉帶償。
賀禎祥。好心人福氣從來旺。非咱虛獎。非咱虛獎。

皂角兒

他原來門戶高強。他原來娘母賢良。他原來心地
真實。他原來舉止安詳。你看他辯賢愚。知輕重。識
清濁。不比尋常。合挑頭別樣。非同渺茫。多管是錦
遮花暎。占斷風光。

前腔

合教人心印難忘。合教人詩句稱揚。合教人口內
噙着。合教人掌上擎將。必定是柳耆卿。多福分。有
才情。堪對天香。合挑頭別樣。非同渺茫。多管是錦
遮花暎。占斷風光。

尾聲

人間好事實難創。未必風塵皆泛常。傳與知音作
話講。

新水令

逸

步步嬌

四月清和葵舒瓣。載酒向西山玩。策馬笑聲歡。村
婦爭瞧。籬邊半閃。茅店布旗懸。道神仙玉佩曾留
換。

折桂令

霎時間行過了平川。真直上山頭。轉過山灣。怪石
岩邊。孤松樹下。任意盤桓。那一個野叟呵。說道是
好夥窮酸。那一個迂儒呵。說道是好夥狂顛。亂道

胡談出口成聯。敲石火慢煮香茗。汲澗水旋飲。旋添。

江兒水

仰觀天日近。遙看海宇寬。登高頓覺胸襟判。山坡兒一丟一簇牛羊亂。山徑兒一行一夥挑薪漢。牧笛樵歌聲伴。雖在塵寰。肯被那利名拘管。

雁兒落帶得勝令

不聞的市井中買賣喧。不聞的公廨內人呼喚。不聞的苦飢寒兒女悲。不聞的乞墻間中庭怨。呀。則見那僧起日三竿。則見那棋殘柯已爛。則見那巔頭猿鹿遊。則見那松頂鶴相伴。天也麼寬。人到此心更寬。貪也麼歡。鳥飛絕。人倦還。

饒饒令

塊石堪作枕。片草卽爲毡。軟癱醉體覺無力。且做
個睡華山老陳搏。

又

雲外白雲變。山外又青山。狐踪兔跡迷歸徑。彷彿
共劉阮入桃源。

尾聲

花香鳥語□留戀。覩景陶情不忍還。明歲重來莫
待言。

銀紐絲 五首

到春來難捱受用也。慌。百花開遍滿林芳。具壺觴。
知心一夥賽疎狂。鶯舌巧似簧。何須黃四娘。呀。大

家齊把襟懷放。歡天喜地度韶光。也是俺前生燒
了好香。我的天樂。唱齊聲。齊聲唱。

到夏來難捱受用也。幽藤牀睡起冷颼颼。慢凝眸。
荷花池館看輕鷗。奔忙白汗流。提起我害愁。呀。長
安市上紅塵臭。清閒自在要人脩。念一聲佛兒點
一點頭。我的天樂。鼓咱心。咱心鼓。

到秋來難捱受用也。撐風吹紅葉小秦箏。月兒明。
教人如何睡的成。快去請劉伶。合那阮步兵。呀。咱
們吃酒胡行令。兀兒喇叫到天明。又賞荷花向小
也亭。我的天樂。興無邊。無邊興。

到冬來難捱受用也。喬梅花帳暖足良宵。好清朝
天邊瑞雪正飄飄。烹茶滋味高。啣杯情性豪。呀。滿

斟高唱咱歡樂爭名奪利馬蹄勞。這樣寒天您怎也麼熬。我的天。樂笑呵呵。呵呵笑。

一年家難捱受用也全。全家私現有十畝園。菜蔬兒鮮。芹蒲蕓鮓飽三餐。靜來坐會禪。客來頑一頑。呀。有時也把書來念。說咱閒來也不閒。說咱是仙來。又是也麼仙。我的天。樂占便宜。把便宜占。

醉太平 偶感

短和長閣起。白和黑休提。省些三閒氣。是便宜。別有個所爲。香醪兒入口支支至。好花兒照眼。嘻嘻戲。新曲兒逢場。囉囉哩。這生涯忒美。

羊羔酒党家。雀舌茗陶家。一般消受莫爭差。只虧了有他。有了他。苦苦茗堪清話。有了他。美酒偏增價。

有了他涼水味絕佳。不貪他是假。

乍見他臉腦更合那風騷。端詳一會好蹊蹺。把柔腸斷了。穩穩重重人兒妙。溫溫克克心兒俏。甜甜美美意兒着。是當年玉簫。

孝南枝 二首

眼球兒裏覷。肝葉兒上兜。撞到這其間怎做的了。手也是俺前世裏會脩。霎時間韻脚兒相投。月老婚牒預先裏註有。爲頭兒誤入桃源。誰知道姻緣巧湊。况是人物之尖。風情之首。實不丕地。久天長。美甘甘鳳友鸞傳。

章臺事氣壞了人。越奪尖的姐兒越站不穩。一般有可意郎君也。只是玉石難分。比似名花香紅嫩。

粉蝴蝶兒採取應該。礮毒蟲齊來打混。旣在風塵。須索死忍。會俏的定戀定豪傑。纔是您立命安身。

折桂令 四首

礮挖支蝸角虛名。險寸風波。苦楚前程。誤了些翡翠香衾。牡丹紅焰。楊柳閒情。喜的俺對青尊酒量。原撐喜的俺帶風流身。已還輕。半夜三更。施逞縱橫。倘歸遲。力盡筋乏。却不道負了平生。

又 汝寧寄馮解元

憶當年落魄山中。瀟灑襟懷。散淡才情。芍藥風邊。梧桐月下。任意縱橫。那一個識者呵。說道是好個英雄。那一個俗子。呀。說道是好個狂生。到而今胡亂成名。儘也支撐。論狂生不是狂生。說英雄還是

英雄。

又永平賞軍

吳按此二字必誤 一作

對西風兀自淒然。蛩鳴塞草。雁度燕關。燈下嬌容。懷中私語。齊到心間。幾回將小名兒寫在雲箋。幾回將念頭兒裁做詩篇。空自情牽。心事誰傳。這一個分淺緣薄。說甚麼萬里雲山。

又

但開罇不索推拖。佳會難逢。好景無多。不啐之乎。不做神仙。不念彌陀。尋些酒精頭成羣打夥。做一個酒風子信口開闔。任意狂歌。撇嘴由他出醜。殺不過百年笑人的。到底如何。

桂枝香

憶故人

少年情興風流才性見做了紫閣名卿那裏管青樓薄命想當初會你又好似一場春夢心中恍惚

吳按惚字應叶

又分明再見知無分相思送此生

良緣邂逅真心迤逗砵的坎上烏紗迤迤的丟開紅袖恨烟花賤質又怎能勾將他消受偷垂珠淚

吳按淚字應叶

對人羞一夜鴛鴦債三生杜宇愁

水仙子帶過折桂令

溪邊茅屋倚孤松井上銀床覆二桐門前黃菊閒
三徑望雲山前後擁臨臯脚赤頭蓬耽清趣沉香
細茗愛真實村醪瓦鐘享奢華嫩韭肥葱享奢華
嫩韭肥葱烟霞結社吾我爲朋判柳評花吟風弄
月剪雪裁冰有時節葛藤床禪學老僧有時節金

沙竈悟徹叅同樂事偏能睡興偏濃。不出塵寰不受牢籠。

折桂令後帶急三鎗

與諸弟同馮生酒集

一丟丟些小亭中。花似唇香。竹愛人情。喜殺潘安。吟窮杜甫。醉壞劉伶。謠詞兒氣氣聲聲。新酒兒淡淡濃濃。怪友狂丁。瓦鉢磁鍾。見放着平地神仙。又何須白日飛昇。

嗒們嗒們胡海混。就地兒圓着圈。嗒們流杯

吳案此四

字疑

嗒們吃個流盃會。嗒們會撒村。嗒們笑嚇嚇

喜壞了嗒們。嗒們嗒們打個滾。

鎖南枝帶過羅江怨

丁未苦雨

將天問。要怎麼。旱時節。盼雨闌定法。沒情雨破着

工夫下溜街。忽流忽刺。瀾房屋撲提撲塌濕。逃命何方。盪閻王殿。擠壞了功曹。古佛堂推倒了。那吒神靈說我也淋的怕。哭啼啼哀告天爺。肯將人盡做魚蝦。勾咧勾咧饒了吧。

一口氣

有感于梁別駕之事
吳案此牌不經見

朝入衙門。夜尋紅粉。行動之間。威凜凜。謊的妓者們。似猴存。呼喚一聲。跑得緊。先兒們。縱然有王孫公子。公子王孫。瀝了拉了。都不如恁先兒們。

只怕房先兒。全輕府判兒。勉強相留。沒個笑臉兒。陪着咱坐。似針毡兒。只合先兒們。那們咎兒張三兒。饒你有伶俐聰明。彈唱聰明。瀝了拉了。也還差點兒張三兒。

鎖南枝半插羅江怨

非容易。休當耍。合性命相連。怎耐拉。這冤家委實該牽掛。除非是全不貪花。要不貪花。誰更如他。既相逢。怎肯干休罷。不瞧他眼。怕睜開。不抓他手。就頑麻。見了他歡歡喜喜。無邊話。一回家埋怨蒼天。怎麼來生在烟花。料麼他無損英雄價。

又

從初會。喜又驚。恨不早相逢。苦痛情。得相逢。是三生幸。不遇你。虧了我的心。情不過我。虧了你的儀容。月下老不許成。孤另。翠紅鄉。單愛奢華女。流家忒煞聰明。新詩小扇。爲媒證。黃四娘。萬朵花枝。陶學生。一夜郵亭。說甚麼麒麟閣。標姓名。

山坡羊

冤業相逢說不的從來心硬。針芥相投都只是前
生一定。冤家爲頭兒會你不敢興心妄想。也是俺
運至時來遇緣法。便能僥倖。是到而今我還只是
昏迷不醒。半虛空掉下來的。美滿前程。齊着今日
今時。把風月牌消繳。再遇着任是何人。我的真心
不動。知感你好。便似頂戴龍天。□。唵。使盡了懇
懃。不當做奉承。章臺路要圖一個馳名。顯出你文
雅風流。咱是個君子交情。

又

恹惶灑淚着說話。媽兒氣受他不下。他罵我。不出
門。單單只是爲你。罵的我是咧。着張口兒說。嗷。數

落的事兒件件不差。等到而今怕他待怎麼。但捱的一好到底。那怕他終朝打罵。我捱的結果收圓。噫。啾。噯。姊妹行中不把俺笑話。由他。風月中着迷。不止是咱倆。由他。好合歹熬成。人家。

又

可意人兒。你使性兒教我害怕。你不喜歡要。做。噯。低着頭兒不言不語。手攬着裙梢兒滿。泪下。乖。覺了一場。可吃了人假。小二人流言聽他待怎麼。欲說誓。又怕你疼我。恰想要跪下。不敢跪下。我這回兒到喜。你這樣性兒。啾。噯。看着我着疼。纔怕我情雜。冤家再打回兒不。我命有差。冤家瞞你。也不打緊。就不怕神靈。察。

又

宿世因緣。俺今生纔會。邂逅相逢。就拿出真□□實
意。無人處解羅衣。挨皮肉成就了鸞交□□。見放
着渾身上妙疥兒。就是俺俏冤家的表記。這表記
不比其餘。滿美的恩情透入俺的骨□□。癢上來搗
的俺□□眉苦眼。三萬六千個毛孔兒。盡都是俺俏
冤家的情趣。離了他害相思。只說是疥兒擣的。嚙
啾。再休想藥兒搽。搽兒薰。求個脫體。你若行
短情虧。指着我的身子兒。在海神裏告你。

玉抱肚

合歡幾時。對金樽愁攢翠眉。飲不醉。兩下情牽。喚
不醒一點心迷。書齋滿地是相思。准備朝朝紅淚

垂。

閑堦攜手靜巉巉。明月滿樓。對嫦娥訴與傷心。廣寒宮離恨悠悠。露珠疑是淚珠流。天上人間一樣愁。

他曾許我約定在今宵。會合把銅壺二十五聲。□天台半霎攏撥。鷄鳴鐘響亂喧聒。趕散鴛鴦可奈何。

無端見了。頓忘却平生氣豪。縱難道莫莫休休也。還是密密悄悄。從他玉女下雲霄。休想教咱眼再瞧。

人兒去也。夢兒裏團圓一歇。空留下半枕餘香。獨對着滿窗明月。分明又是一番別。舊恨新愁何日

徹。

鎖南枝帶過羅江怨

猛然見引動了魂。曾見人來不似這人。好教我眼花瞭亂。渾身暈。他生的清雅無虛。似一幅水墨昭君。非同世上尋常俊。未知他意下何如。俺將他看做個親親。從今交上相思運。憑着俺心坎兒上溫存。憑着俺肱膝兒下慇懃。咱倆個終須着一陣。纔成就。又別離。耍鴛鴦。剛剛兒一霎時。分明是一點鼻涯兒。蜜想的人似醉如癡。想的人夢斷魂迷。枕邊滴盡相思淚。眼睜睜。攞斷同心。眼睜睜。拆散連枝。癡心還想重相會。倘然得再入羅幃。倘然得再效于飛。舌尖兒上咬你箇牙廝對。

喜連聲

□□學(又)誰家草駟跳了槽。棄了張就把李來□。
兩淚空拋。又再求相見他說不消。落下箇齊□墩。
呆打孩瘡不鴟似個沒頭鵝。可惜了他從熱騰騰。
一點心用在寒冰窖。

又

□不壅(又)兀來是一塊臭稀泥。縱有錦袍袂也包。
不住。錯認真實。又轉眼無情做的出。吃了他蒙汗。
藥平身裏撲騰地跌了一交。空合他犯了好拈了。
香剪了髮說了牙疼誓。

潑賤娼(又)辱沒殺當年黃四娘。展污了鳴珂巷鐵。
打的心腸(又)一塊肉壞了滿鍋湯。從今後有情人。

惜着玉憐着香。交到其間爲你個負心賊。揣着狼怕着虎也。索回頭望。

又

嘴啣噍。又料眺的身子兒大脚兒趕。音厥平聲彈唱兒低風情兒劣。一味隨邪。年紀兒已是下坡車。弄的這秀才家有上梢無下梢。成甚乖吐的那破拉沽精打精光打光。又去合誰熱。

又

誇不徹。又霎時不見見的也斜。不知是那世裏真冤業。突突楚楚。音坵下心下心。音塗不敢說。只一味敬的慌纏的怕苦用心。但得你頭兒點□兒順。就把蒼天謝。

又

夢冤家。又夢兒裏合冤家。到了一搭。却被鸚哥兒
聒噪在雕簷下。我的冤家。又打了個轉身兒。阻隔
天涯。急的我搗着耳。撓着腮。無處摸。氣的我咬着
牙。恨着齒。把鸚哥罵。

鎖南枝帶過羅江怨

□着債。賣了田。爲嫖風。做下領花布衫。渾身□□
精細段。姐兒們只看衣衫。認做了一股淮□□。知
手內無銀片。兩下裏勾打連環。成就了一□姻緣。
天明與了個尋不見。可惜了軟玉溫香。□陪了倒
鳳顛鸞。似游絲絕斷了金鉤線。

又

□折柳□碎□□□威風又好笑。耍支的架□天
來大。但行動就送官衙。再不然自己採打。輕則是
做着腔兒罵。三般兒當不了錢財怕。情不是個長
法。粘着你難討個中平卦。說姑姥不像個姑姥。說
冤家真是個冤家。快做你省可的風流罷。

劈破玉

俏冤家我咬你個牙。厮對平空裏撞着你。引的我
魂飛無顛無倒。如癡如醉。往常時心似鐵。到而今
着了迷。舍死忘生只是爲你。

夢白正人。遊戲聲歌。本無妨礙。而集中多市井謔浪之言。如銀鈕絲一口氣。山坡羊喜連聲。劈破玉諸曲。再讀一過。疑是僞託。書中譌脫。姑爲校定。乙亥二月。吳梅霜匡題記。

世傳劉焯。以詞誣六一。堂上簸錢。遂成罪語。日月之明。故無傷也。濟鶴填詞。見西堂百末詞跋。案此小集。瑕瑜參半。謔浪之言。或更摻入。當其遁跡。不平之氣。溢於辭表。絕惡佯狂。唯疑可案。旣歸林泉。偶有吟詠。好事傳之。豈足盡信。披沙揀金。是在讀者。顧繼散詞。厥爲小曲。茲集所傳小曲。爲多。風氣使然。雖賢者未能免耳。盧前跋尾。

珍
做
宋
版
印

